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全蜀藝文志卷三十

詳校官内閣中書臣李釆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馮士新

全蜀藝文志卷三十

明 周復俊 編

序

志序

華陽國志序述

晉常璩

巴蜀厥初開國載在書籍或因文緯或見史記久遠隱沒實多疎略及周之世侯伯擅威雖與牧野之師希同盟要之會而秦資其富用兼天下漢祖階之奄有四海

梁益及晉分益為寧司馬相如嚴君平揚子雲陽成子玄鄭伯邑尹彭城譙常侍任給事等各集傳記以作本紀略舉其隅其次聖稱賢仁人志士言為世範行為表則者名挂史録而陳君承祚別為耆舊始漢及魏煥乎可觀然三州土地不復悉載地理志頗言山水歷代轉久郡縣分建地名改易於以居然辨物知方猶未詳備於時晉方隆官司星列提封圖簿歲集司空故人君學士蔭高堂翳帷幙足綜物土不必待本紀矣最遭阨

運丞夏滔堙李氏據蜀兵連戰結三州傾墜生民殲盡府庭化為狐狸之窟城郭蔚為熊羆之宿宅遊雉鹿田棲虎豹平原鮮麥黍之苗千里蔑雞狗之響丘城蕪邑莫有名者嗟乎三州近為荒裔桑梓之域曠為長野反側惟之心若焚灼懼益遐棄城陴靡聞迺考諸舊紀先宿所傳并南裔志驗以漢書取其近是及自所聞以著斯篇又略言公孫述蜀書咸熈以來喪亂之事約取耆舊士女英彥又肇自開闢終乎永和三年凡十篇

號曰華陽國志夫書契有五善達道義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勲而後旌賢能恨璩才短少無遠及不早援翰執素廣訪博采流離困瘵方資腐帛於顛墻之下求餘光於灰塵之中劘滅者多故有所闕猶愈於遺忘焉蜀紀言三皇乗祇車出谷口秦宓曰今之斜谷也及武王伐紂蜀亦從行史記周貞王之十六年秦厲公城南鄭此蜀道之通久矣而說者以為蜀王因石牛始通不然也本紀既以炳明而世俗間横有為蜀傳者言蜀王蠶叢之

間周迴三千歲又云荆人鼈靈死屍化西上後為蜀帝
周萇弘之血變成碧珠杜宇之魄化為子鵑又言蜀
椎髻左衽未知書文翁始知書學按蜀紀帝居房心決
事參代參代則蜀分野言蜀在帝議政之方帝不議政
則正氣流於西故周失紀綱而蜀先王七國皆王蜀又
稱帝此則蠶叢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安得三千
歲且太素資始有生必死死終物也自古以來未聞死
者能更生當世或遇有之則為怪異子所不言況能為

帝王乎碧珠出不一處地之相距動數千里一人之血豈能致此子鵑鳥今云是巂或曰巂周今按說文云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慙亡去為子巂鳥故蜀人聞子巂鳴皆起云望帝巂户圭切所言與蜀志所述相似爾雅亦云巂鳥也出蜀中四海有之何必在蜀昔唐帝萬國時雍虞舜光宅八表大禹功濟九州后稷封殖天下井田之制庠序之教由來遠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則彭祖本生蜀為殷太史夫人為國史作為聖則倦自上世見稱在昔及周之末服事於秦首為郡縣雖濱戎虜

亦有冠冕故蜀紀曰大人之鄉方大之國也至於漢興
反當荒服而無書學乎漢書曰郡國之有文學因文翁
始若然翁以前齊魯當無文學哉漢末時漢中祝元靈
性滑稽用州牧劉焉談調之末與蜀士燕胥聊著翰墨
當時以為極歡後人以為惑恐此之類必起於元靈之
由也惟智者辨其不然幸也綜其理數或以為西土險
固衿帶易守世亂先違道治後服若吳楚然故逋逃必
萃奸雄闚覦蓋帝王者統天理物必居土中德僭命運

非可資能恃險以干常亂紀雖饕竊名號終於絶宗殄祀何者天命不可以非詭而邀神器不可以僥倖而取也是以四岳三塗陽城太室九州之險而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產古無興國夫恃險憑危不階歷數自能傳國垂世所未有也故公孫劉氏以敗於前而諸李踵之覆亡於後天人之際存亡之術可以為永鑒也干運犯歷破家喪國可以為京觀也今齊之國志貫之一揆同見不臣所以防狂狡杜姦萌以崇春秋貶絶之道也而

顯賢能著治亂亦以為奬勸也其序曰

先王經略萬國剖分厥甸巴梁式象縣辰九俊述職賦政以均佐周斃紂相漢亡秦實繁其民世載其俊

述巴志第一

維天有漢鑒亦有光實司羣望表我華陽炎劉是應洪祚攸長

述漢中志第二

井絡啓耀文昌契符茫茫禹蹟畫為九州功冒普天率

土以休光靈遐照慶祚爽流邦家濟濟世德球球

述蜀志第三

蠢爾南城在彼要荒漢武德振蠻貊是攘開州列郡幽裔來王柔遠能邇寶須才良甄德表失以明紀綱

述南中志第四

赤德中微巨猾干篡白虜乘釁致民塗炭爰迄靈獻皇極不建牧后失圖英雄迭進覆車脅軌蒙此艱難

述公孫述劉二牧志第五

政去王室權流二桀瓜分天壤宰割民物舍彼信順任此智計大道既隱詭詐競設並以豪持力爭當世居正慮明名號絕替身兼萬乘籍同列國

述劉先主志第六

乾坤渾始樹君立王天工人代萬邦是望明不二日地不二皇苟非其器窮高必亢曚曚後主弗慮弗臧負乘致寇世業以喪

述劉後主志第七

陽升三九品物始亨帝紘失振任非其良趙倡禍階亂是用長羅州播蕩朱旌莫亢皮張不造戎醜攸行哀哀元黎顚瞻靡望

述大同志第八

炎精南飄大維弛綱薨薨特流肆其豺狼蕩雄纂承殲我益梁牧守顚摧黔首辛嘗三州毁曠悠然以荒絡結王綱民亦流亡

述李特雄期壽勢志第九

華嶽降精江漢吐靈濟濟多士命世克生德為世雋幹為時貞略舉士女表諸賢明世濟其美不隕其名

述先賢士女總讃論第十

皇皇大晉下土是覆化澹教洽誕茲彥茂戠戠俊乂亹亹英秀如嶽之崇如蘭之臭經德秉哲綽然有裕

述後賢第十一

博考行故總厥舊聞班序州部區別山川憲章成敗旌招仁賢抑絀虛妄糾正繆言顯善懲惡以杜未然

述序志第十二

譔曰駟牡騤騤萬馬龍飛陶然斯猶阜㑹京畿磨獲四守庶從東廉郈伯勞之旬不從辰嘗兹珎嘉甘心庶幾中為令德一行可師瓚瑋俶儻貴韜光輝據中體正平揖宣尼導以禮樂教洽化齊木訥剛毅有威有懷鏘鏘宫縣磬筦諧諧金奏石拊降福孔皆總括道檢總覽幽微選賢與能人遠乎哉

唐成都記序　　唐盧求

蜀國自秦始通秦遺蜀王五美女蜀亦遣五丁迎之到梓潼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一人掣其尾不能得五人相助大呼拽之山遂崩五丁及秦女皆死惠王遂遣張儀司馬錯從石牛道滅蜀因封公子通為蜀侯以陳莊為相置巴蜀郡遷秦人萬家實之民始能秦言以蜀令張若為太守前時蜀王開明尚納美女為妃蓋武都山之精也及死葬於城西北遣五丁擔其本山之土以為塚今有二石尚在古老言武丁擔云陳莊既為秦公子相

數年遂謀反殺秦公子秦伐蜀誅莊封子惲為蜀侯惲後母誣惲有罪賜劔自殺蜀人以其寃因為立祠又封子綰為蜀侯後復疑綰反誅死自此但置守而已後以李冰為蜀守冰始鑿三江引水以行舟楫岷山多梓柏大竹坐致材木又溉水開稻田於是沃野千里號為陸海置綿絡二水以便溉灌作石犀五以壓毒蛟命曰犀牛後更為耕牛二又作三石人立水中冰非常人也與江神約曰水竭不致足盛不没肩大鑿巖崖通沫水道

江之龍大怒冰乃持刀入水與龍鬬龍死遂無水害迄今蒙利蜀人稱郫縣為膏腴綿絡為浸沃昭襄王時又白虎為患意廩君之䰟也歴四郡傷千二百人王乃募能殺之者邑萬家金帛稱是也巴夷朐䏰廖中藥何謝作白竹弩於高樓瞰而射之死王嫌其夷人乃刻石復田頃田不租十妻不筭傷人不論殺人不死與之盟曰秦人犯夷輸黄龍一雙夷人犯秦償清酒一鍾其人安之遂號曰武夷其族又有濮賨賨尤武勇居渝水夾水

以居為漢高祖前鋒陷陣善舞巴與蜀代為仇讎蜀嘗封弟葭萌於漢中號苴侯命其邑曰葭萌至漢高祖六年始分置廣漢郡高后城僰道開青衣文帝末以廬江文翁為郡守穿煎油口溉田千七百頃立文學選吏子弟皆就學令俊乂之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還以教授於是岷絡之地學比齊魯孝景帝嘉歎遣天下郡國皆立文學自文翁始也文翁明天文災異後以博士徵至侍中揚州刺史孝武帝置四部都尉俾立

十八郭於是郡縣多城觀矣又分牂牁置益州是為南益州宣帝地節三年穿臨邛蒲鹽井二十置鹽鐵官自漢興至哀平牧守仁賢宣德立教英偉命代之士其出如林璽書束帛交馳於梁益之地矣雖魯之洙泗齊之稷下未足多也且漢徵八士蜀預其四高帝分蜀郡北部置廣漢武帝分南部為犍為遂有三蜀之號王莽改郡守為師正以蜀郡為導江公孫叔為師正治臨邛述僭號後漢光武滅述還為蜀郡順帝即位復為益州郡名

依舊州治大城郡治小城靈帝末以劉焉為牧及卒子璋為嗣建安十九年璋迎漢左將軍劉備至遂滅璋稱帝繼漢號先主治成都魏末司馬昭平蜀復為益州晉受魏禪以州領郡武帝末以成都為國封子穎為王其後賨人李雄僭稱王晉穆帝永和初遣桓温滅之復為蜀郡譙縱反安帝命朱齡石討平之至梁分益州更置南北二益州以武陵王紀為刺史紀僭帝號領兵東下為湘王所殺後魏廢帝前二年尉遲迥定益州置總管

後迴舉義旗不受代爲隋王堅所戮隋開皇元年廢總管置行臺以蜀王秀爲西南道行臺尚書令三年復爲總管大業元年廢總管爲州又改州爲郡聖唐武德元年復爲總管三年置行臺改爲益州以太尉秦王爲益州道行臺總管又改爲宋大都督府天后析益州置彭蜀漢三州開元二年始以齊景胄爲劒南節度營田兼姚嶲等處置兵馬使自此始有節度使也八年以李濬爲使去兵馬使章仇兼瓊兼山南西道採訪使其後或

兼或否亦無定制上元二年始分為東西川廣德二年復合為一大歷二年又分為兩川至今不改天寶三載復為大都督府十四載玄宗皇帝廵幸車駕留五月至德二年改為成都府置尹比東西二京號南都後復停大凡令之推名鎮為天下第一者曰揚益以揚為首蓋聲勢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羅錦之麗管絃歌舞之多技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讓其地腴以善熟較其要妙揚不足以侔其半況赤府畿縣與秦洛並故

非上將賢相殊勲重德望實為人所歸服者則不得居
此况控帶蠻落阨戎限羌非文武寛猛包羅法度之君
子則不能得中庸以是聖庭慎擇尤難其任使號有三
曰節度觀察安撫先時南蠻六部不相臣服天子每有
恩賞各頒一詔呼六詔開元末節度使王昱受賄上奏
合六為一乃封大首師越國公蒙歸義為雲南王始獨
稱南詔至楊國忠遙領蜀郡太守鮮于仲通採訪使遂擾邊閫
希立功伐乃有瀘南不利之變貞元中韋令公臯為節

帥招復雲南背蕃歸漢十一月八日置使安撫兼統押西山八國近界羌蠻等使是為三使韋令公本以奇勲秉旄鉞思立邊効又在鎮且歳久南詔為其用拓地甚遠公既卒劉闢繼公後以兵守險為不順誅死家籍沒後京兆公為節帥酷易軍政殊不以封域為念戍卒罔代邊蠻積怨至太和三年十二月蒙羌巔遂以兵剽掠至城下杜公填門不敢與爭會監軍使矯詔宣諭蠻人遂退工功散失良民殲殄其耗半矣列政補完尚不克稱

大中六年四月詔以丞相太原公有驅制羌戎之成績由邠寧節度司徒同平章事鎮蜀蜀為奥壤領州十四縣七十一戶百萬兵士五萬外疆接兩蕃人性勁勇易化以道難誣以智公至以儉約帥之以謹廉不伐臨之以刑賞法制平治之人歡且舞旦夕詠公之德矣先是西蜀圖經甚備朝野之士多寄聲寫録主兹務者不勝其煩遂盡削而潛焚之長吏至即據顯者集為一軸以獻繇是百不書一大中八年戶曹參軍龎弘宗甚好學且

目覩司徒相國之異績願付以傳示於後然不以文自任剪截疎長蕪言朴略相國乃屬於小子令刋益之且曰不以淹徐疾速歸於流布以為不朽之事𠦑受命震怖又不欲以圖經為目乃捜訪編簡目為成都記五卷經與圖之附益願終弘宗之職庶以此為助也大中九年八月五日叙

蜀檮杌序

宋張唐英

唐英嘗觀自古姦雄竊據成都者皆因中原多故而閉

闕恃險以苟偷一時之安譬夫穿窬之人利於昏暝之夕至於白晝皎然則無能為也且韋臯守蜀二十餘年其材智機權過於王孟遠矣止欲求兼兩川節鉞而不能得劉闢惑術士之言自謂才過項羽不數月已就檻車之縛蓋是時朝廷清明刑政脩舉賢智在位紀綱整葺彼雖欲不臣勢不能為也使臯闢在五代時其為惡必有過於王孟者以此知朝廷治則蜀不能亂朝廷不治則不惟蜀為不順其四方藩鎮之不順亦有不下於

蜀者當王衍之入洛也三蜀之人盡喜中國之有聖人而莊宗總制失馭中外繼叛蒲禹卿慟哭曰觀天下事勢如此蜀人豈有安泰之期耶必重不幸爾洎知祥入蜀之後明宗頗以蜀人為疑凡高貲有力者盡令東徙張中立嘆曰蜀中之叛非蜀人為之也皆朝廷所委用之臣所為也其言蓋有激而云爾善乎田龍游之論曰僭偽之主改廳堂為宮殿改紫綬為赭袍改僚佐為卿相改前驅為警蹕改妻妾為后妃何如常稱成都尹永

無滅族之禍耶茲可謂藥石切至之言也王孟父子四世凡八十年比之公孫述輩最為久遠其間善惡之迹亦可為世之監戒然編録者如耆舊傳鑑戒録野人閒話之類皆本末顛倒鄙俗無取真宗時知制誥潞公振修九國書有前蜀後蜀世家列傳然而煩簡失當尚多踈略如張扶馮涓張士喬叚融蒲禹卿張雲陳及田淳之徒諫諍章疏皆有益於教盡棄而不録此觀者所以惜其有未備也予家舊藏前蜀開國記後實録凡一百

三十卷嘗欲焚棄而不忍今因檢閱始終削去煩冗編年叙事分為十卷其間事實未顯如髯須肥遺遠望績長禹粮蒲騷之類各為觧其失悮凡五代史及皇朝日歷所載者皆略而不書名曰蜀檮杌蓋取楚史之名以為記惡之戒非徒衍其小說蓋亦使亂臣賊子觀而恐懼耳

蜀檮杌後序　　陸昭迴

治平四年夏六月兩當縣尹鄧君惟良顯甫自京師歸

傳殿中侍御史裏行張唐英次功前在閬中監征時所編蜀春秋十卷予嘗得而觀之其編年叙事之體若荀悅漢紀之例至於褒貶善惡本末貫穿駸駸乎馳於漢魏作者之間有古良史風初名試祕閣在仁宗時上大水災異書時政十四事書在英宗朝上慎始書水災封事二道皆究極乎治亂之變而探索乎天人之際令天子特排羣議而擢為御史以其勇於敢言也方將攄其所蘊而大有為於時彼春秋者乃區區寵斷時無所用

心而寄之空言以寓勸戒豈比夫陳壽譙周輩齪齪弄筆硯紀一方之事而無補於教耶次功舊有國體總要監令論五卷十卷唐史誅姦發潛論五卷渝南集十卷補正楚書十三篇樂府歌詩千餘篇皆秘而不傳於人而春秋最後出顯甫好事密購以歸予因為刊行以廣其傳昔人得王充論衡藏之以自衛其辯豈予之志哉

成都古今集記序　　趙抃

僕繇慶歴至今四入蜀凡蜀中利害情偽風俗好惡暸

然見之不疑嘗謂前世之士編摭記不失於踈略則失於漫漶不失於鄙近則失於舛雜嚮治平末因取續耆舊傳而修正之去年陳和叔翰林以書見貽俾僕酌古準今别為一書此固僕之夙心而未有以自發也繇此參訪舊老周咨碩生緝以事類成十三卷不始乎蠶叢而始乎牧誓之蜀從經也從經則蠶叢不必書而書之於後何也揚雄紀之吾棄之不可也參取之而已矣事或至於數說何也夂論之難詳也昔日齊太公仕於周

司馬遷有三說焉疑以傳疑可也神怪死生之事不可以為教書之何也吾將以待天下之窮理者也書亂臣所以戒小人書冦盜所以警出沒書蠻夷所以盡制禦之本末終之以伐蜀使萬世之下知蜀之終不可以苟竊也其間一事一物皆酌考衆書釐正譌謬然後落筆如關公墓今荷聖寺闕然有榜焉而仁顯者葢蜀末僧也作華陽記云墓在草場廟在荷聖此目擊之所當棄而從仁顯者也若夫知之有未至編之有未及則亦一

人之功不可以求備然竊意十得八九矣後之君子其亦有照於斯乎

成都古今集記序

范百祿

成都蜀之都會厥土沃腴厥民阜繁百姓浩鬗見謂天府繦縷之賦數路取贍勢嚴望偉卓越他郡朝廷席五聖之厚基萬齡之泰明燭外遐愛均畿輔凡選建師長必一時名德中外皆曰可然後以尹兹土其優馭西南之意槩古邈矣非獨隆於今也蜀之所以爲重於天下

雖窮隅鴂舌咸共知之而其可以文載而永久者則往
志蹐錯近事缺絶殆不足以彰其重煕寧壬子八月詔
以參知政事趙公為資政殿大學士再涖此府蜀之黔黎
夙云易擾小興故常必勤上心是時天子方惻然矜之
故不憚諉公以遠公倍道而來下車之初釐所當恤亟
即民心平紛解累人乃説懌盡知明天子覆育遠方之
意甚厚公亦自謂宜於蜀也㑹翰林學士陳公和叔語
之書曰蜀事可覩惜其墜落泯泯不耀公慨然留意每

政事閒隙延多學博識之士與之講求故實掇採舊聞若耳目所及叅諸老長攷覈是非自開國權輿分野占象州部號名因革之别其鎮其浸岡聯派屬之詳都城邑郛神祠佛廟府寺宫室學宫樓觀囿游池沼建創之自門閭巷市道里亭館方面形勢至於神仙隱逸技藝術數先賢遺宅碑版名氏事物種種瓌譎奇詭纎畢書繇秦漢已來凡為守令犖犖有風迹者若干人有唐迄今知府事者多閎碩端毅之望又若干人其行事暴

於圖史不可勝述其始至若代去之年月序次昭然著矣厥生鉅人千古不乏澤我文化雋逸迭起科選德進相踵於朝數百年間無一遺者物有其善雖毫釐亦補實足以為一方盛觀自惜僣賊乘民凶菑事變不同久近亦異悉其致寇之由及王師夷難底平之迹與夫歷世蠻獠叛服不常中國所以驅除羈縻得失之故又足以為不虞不若之明覽嗚呼既有政以孚其惠又為書以憲厥後公之於蜀可謂志得而道備矣書成凡若干篇以

類相從為三十卷名曰成都古今集記人之觀之信乎蜀之為重於天下非虛也哉

華陽國志後序　　呂大防

先王之制自二十五家之閭書其恭敏任恤等而上之或月書其學行或歲考其道德故民之賢能衺惡其吏無不與知之者焉漢魏以還井地廢而王政缺然猶時有所考察旌勸而州都中正之職尚修於郡國鄉閭士女之行多見於史官隋唐急事緩政此制遂廢而不舉

潛德隱行非野史紀述則悉無見於時民日益敎俗日益卑此有志之士所為歎息也晉常璩作華陽國志於地方人物丁寧反覆如恐有遺雖蠻髦之民井臼之婦苟有可紀皆著於書自云得之陳壽所為耆舊傳按壽嘗為郡中正故能著述若此之詳自先漢至晉初踰四百歲士女可書者四百人亦可謂衆矣復自晉初至於周顯德踰七百歲而史所紀者無幾人忠魂義骨與塵埃野馬同沒於丘原者蓋亦多矣豈不重可歎惜哉此

書雖繁富不及承祚之精微然議論忠篤樂道人之善
蜀記之可觀未有過於此者鏤行諸世庶有益於風教
云

重刋華陽國志序　　李𡌴

古者封建五等諸侯國皆有史以記事後世罷封建為
郡然亦必有圖志以具述蓋以疆域既殊風俗各異山
川有險要阨塞之當備郡邑有廢置割隸之不常至於
一士之行一民之善皆有不可沒者顧非筆之於書則

不能也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辨其邦國都鄙夷蠻閩貊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之數目至於九穀之所宜六畜之所産亦未嘗不佔畢而紀其詳况夫環數千里之地分城置邑殆踰數十中間時異事變往往裂為偏方霸國其理亂得失蓋有繫天下大數安可使放絶而無聞乎此晉常璩華陽國志之作所以有補於史家者流也予嘗攷其書部分區别各有條理其指歸有三焉首述巴蜀漢中南中之風土次列公孫述劉二

牧蜀二主之興廢及晉太康之混一以迄於特雄壽勢之僭竊繼之以兩漢以來先後賢人梁益寧三州士女總讚序志終焉就其三者之間於一方人物尤深致意雖侏離之呧賤俚之婦苟有可取在所不棄此尤足以弘宣風教使善惡知所懲勸豈但屑屑於山川物產以資廣見異聞而已乎本朝元豐間呂汲公守成都嘗刊是書以廣其傳而載祺荒忽刓缺愈多觀者莫曉所謂予每患此久矣假守臨邛官居有暇蓋嘗博訪善本以

證其誤而莫之或得因摭兩漢史陳壽蜀書益都耆舊傳互相參訂以決所從凡一事而先後失序本末舛逆者則考而正之一意而詞旨重複句讀錯𢑴者則刋而去之設或字誤而文理明白者則因而全之其他旁搜遠取求通文義者又非一端凡此皆有明驗可信不誣者若其無所考據則亦不敢臆決姑闕之以俟能者焉較以舊本之譌謬大略十得五六矣鋟木既具輙叙所以冠於篇首好古博雅與我同志者顧無以夏五郭公之

義而律之嘉泰甲子季夏朔眉丹稜李埜叔㢙甫謹序

續成都古今集記序

王剛中

昔清獻公刪取張彰勾延慶鄭暐盧求周封等書為成都古今集記三十卷凡廢興遷徙及城郭官府坊市庫廏儒宫佛室仙館神祠陵墓渠堰樓臺池苑之名數與風俗之好惡人物之臧否方伯監司之至去蠻夷寇盜之起滅木石之殊尤蟲魚之變怪靡不畢載其采獲貫穿亦勤且詳矣自熙寧訖今凡十九年事當紀述者蓋難

遽數而舊記莫或踵繼見聞異辭日月寖久恐遂湮滅可不惜哉晉陵胡公至常命僚屬論次未究端緒尋遷宣撫使事復中輟余來此將周歲蒙國威靈邊堠幸帖息斯民亦安堵如故因以閑隙搜訪纂緝作續記凡二十二卷前記載古事往往有差誤則辨正之脫遺則補足之清獻所云知之有未至編之有未及者余固不免也其亦待於後之君子乎

成都古今丙記序　　范成大

前記趙清獻公作於熙寧七年甲寅凡三十卷蜀之始封及分野梁益州劒南西川成都府屬郡縣得名之所自廢置因革之不同攷之詳矣後八十七年當紹興三十年庚辰王恭簡公續為之記有辨其差誤附益其未載者二記今皆具存續記之成距今纔十有八年雖事之當書者不至甚夥然恐自是日月寖久來者難考乃蒐耳目所及者繼書之名曰丙記其乙記已載者皆不重出云

成都古今丁記序

胡元質

成都古今記起自熙寧甲寅前帥趙閲道集之凡三十卷後八十七年當紹興庚辰王時亨復為續記二十二卷廢置因革纖悉巨細靡不載也又十有八年當淳熙丁酉范至能復為丙記十卷距時亨去日未遠雖不至如前續記之多然二書之所不及者則加詳矣予以是年秋代匱帥蜀四路兵民之寄實在焉蜀久困於征輸榷酤之額雖減鹽茗之課猶重與其他邊防民政事所

當行利興害去皆有端緒可覆而考也居三年綴為丁記二十五卷粗成一書惟沈黎蕃部羈縻踰時方定變之所起以迄無事隨宜措畫本末具存姑俟論定別為一編合成都四記而觀之往事頓前得過半矣

成都文類序　　袁說友

天地之祕藏發而為名山大川山川之秀靈歛而為文章華藻二者相為頡頏而光明焉也兩京三都之賦摹寫天地繪繡山川絢道德掞天庭潤金石諧韶頀與乾

坤造化周流盛大於宇宙之間千百萬世下而知有兩京三都者以此文也然則天地山川而可無此文哉而可以不傳此文哉益古大都會也有江山之雄有文物之盛奇觀絶景僊游神跡一草一木一丘一壑名公才士騷人墨客窺奇吐芳聲流文暢散落人間何可一二數也凡此者予來三年亦既略睹矣或曰兩京三都以賦而傳使無傳焉斯文泯矣然則繇漢以來其文以益而作者今獨無傳可乎有益都斯有此文此文傳益都亦傳

矣爰屬寮士摭諸方策裒諸碑識流傳之所膾炙友士之所見聞大篇雄章英詞綺語折法度極眩耀其以益而文者悉登載而彙輯焉斷自漢以下迄於淳熙其文篇凡一千有奇類為十一目釐為五十卷益之文茲備矣嗟乎後世之士豈無浮沅湘由巴蜀闕如司馬子長者乎豈無上瞿唐過夔梓賦雪錦如杜少陵者乎又豈無自西蜀歷荆楚棲遲山水間如田游巖者乎倘復得如二三公者而訪斯益擥斯文焉則知清寧閶闔

至大至廣之内而有所謂蜀蜀六十州亘五千里之内而有所謂益益都無量江漢炳靈之内而有所謂文者其不在此書乎是書也而有傳焉庶幾乎無負於益慶元元年二月望日謹序

成都志序

元費著

成都居全蜀上游其名稱自西漢始按禹貢蜀為梁州之分岷山導江東別為沱今導江與沱名縣鎮於成都此三代而上地志之見書而不可誣者文王之化行乎

江漢之域江有沱詠於二南之先然漢統於江以朝宗
沱附於江以起興江首四瀆歷代祠其神於成都故成都
為江之源而荆楊之江特其委爾考禹迹聲教之所被
稽文王美化之所行徵諸武王逖矣西土之誓言論全
蜀而泝源於成都上游之道江則孰有逾於詩書之為
可信而有據哉謂三代而下秦惠伐蜀而後得與中國
通文翁興學於成都而後得與齊魯比不端本於夫子
删定之經惟遷史之言是信亦道者過也若曰周衰而

諸侯畔蜀據阻自安職貢廢而文教弛秦惠伐之而後道路通文翁興學而後風化復斯可矣捨詩書繼自秦漢以論蜀則未可也全蜀郡志無慮數十惟成都有志有文類兵餘版燬莫存蜀憲官佐搜訪百至得一二寫本廼參稽訂正僅就編帙凡郡邑沿革與夫人物風俗亦概可考焉遂鳩工鋟梓以廣其傳若文類之詳則有待於後之好事者至正三年二月費著序

四川成都志序　　明彭韶

郡邑之有志猶國有史家有譜一耑雖非所急百世之下終必賴之蓋求脩巳之要治民之本志若無取焉然於稽疆理之分合考政治之因革鑒人才之得失與夫民情風土往迹舊聞皆於是乎徵志惡可無哉况善學者即事反已未必無助也成都古有華陽等志久而失傳宋熙寧間趙清獻公再知成都始刪脩古今事為集記紹興間制置王恭簡公再集熙豐以來事為續記至淳熙間范石湖胡長文二公相繼帥蜀又集南渡以後事

為丙丁二記丙丁言者意以集記為甲續記為乙且次第以俟後人於無窮也凡事目創於集記後三記皆祖述之四記者今皆行於世二千年之蜀中更變故事得不泯者四記之力也自後迄於宋季至元氏二百餘年無有纂脩之者我朝宣德初故少宗伯五羊陳公廷器來為四川憲使乃脩成都府志於古事採四記所言而約之於今事依官脩圖志而新之其於淳熈以後至正以前之事則未暇補入亦無序文凡例可稽盖未成之

書也陳公文行高雅善於著述豈以當時名入之遽而止歟邇來又五十年矣成化丙申春襄城李公公勉及韶偕處藩憲相與慨嘆茲事若緩而急不可終墜乃延禮致仕紀善黎君士紘貢士徐君山甫重加纂集韶於餘力亦為考校間附以鄙見論序一二至是粗完凡二十五卷其義例頗與集記不同不敢以戊已為差名曰四川成都志惜李公擢貳内臺無從而就正也遺舛之咎其得而辭諸

序鄷都志目録　楊孟瑛

右鄷都志目録孟瑛所次第武王賜太公履東至於海西於河南於穆陵北於無棣孟子亦曰域民以封疆之界益郡分土守而為邑以是守也故首疆域疆域之内有山有川故次山川山川險阨邑恃以固故次形勝九州皆有分星不以是辨野何以察妖祥故次星野世易物改則邑有併有割故次沿革邑以民為本故次戸口有人此有土故次田賦有財故次土産山川土田戸口

貢賦必治以官故次官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與民守之故次城郭街與坊巷皆城中之途市則鄉民市買以粟與械器相易所謂以羨補不足者也故次街市坊巷城有坊鄉有里所以區別民居故次鄉里郵驛宣令津梁通往來皆政之不可闕也故次郵驛次津梁政有所宜先莫如鰥窮故次惠政歲有豐凶不可無備故次荒政足兵事相維繫故次武備民為貴社稷次之故次祀典民治神事政具修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次學校科

貢則學校所成也科貢茂才異等或行業名世科貢之英也故次人物教化興行賢哲作則則風動於上習變於下故次風俗風俗大都以廉恥節義為重故次貞節次隱逸然必一邑之間得賢長貳為之父母師帥休養以厚生化導以敦俗乃有賴焉故次名宦推封所以勸孝賜高年爵所以敬長皆風化之餘世改人亡遺跡未泯皆人物之餘故次恩典古蹟次丘墓次樓臺惟老釋之教於吾道別為一端故次釋老文所以紀一邑之事

詩則咏歌之者也故以爲終惟邑有志猶國有史史掌於史官日有録歲有紀代有書郡邑得人則志修否則廢廢久則事皆逸文獻不足徵矣豈細故哉吾邑之志毁於兵燹且百年成化甲午教諭陳先生瓛嘗有事編纂未脫稿滿去弘治丙辰麻城明侯紳雅意脩輯請於郡宋公甫公以屬孟瑛孟瑛延長壽孔蓋臣與同事摭實於稗官質疑於故老事以類分例以義立類例之端各著臆說雖才之三長而事備條目覽疆域則見經晝閱廢置

則見盛衰稽戶口田賦則見貧富考風俗人物則見政教吾鄉之文獻蓋庶幾焉凡治邑者取一編置案牘之間仕優而讀之因文以求義因事以求鑒興廢補敝因革從時吾民尚亦有利向某成是書板行十餘年矣常自病寡陋況多闕遺備官天府特乘餘暇删定而更刻之序此於目録左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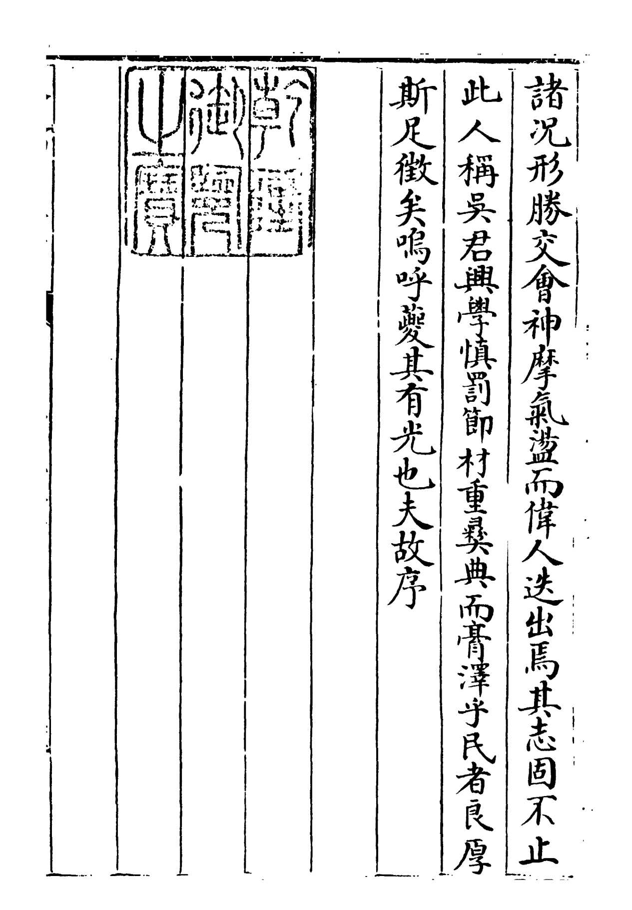
夔州府志序

劉瑞

夔介雍及荆古梁州之東徼自岷峨而下山川流峙若

堂奧然夔其門與而峽又門之隘而高者峽口有堆曰灧澦孤根峭骨獨抗奔濤於終古而諸石牙撐角觝者奴耳左右二山曰白鹽赤甲硉矹倚天而售奇獻巧如十二峯者其兒孫乎此豈徒哉乃剛柔之變結而為干城以閟夫叄井之靈孕府治實臨是徼亦雄矣府下有縣曰奉節曰巫山曰雲陽曰萬曰達以至於建始名凡十二縱横無慮千里其間沿革顯晦地勢人物丕績異行風俗食貨與夫古今文字未之或無不志其誰以傳

洪武辛酉改州為府到今無方策可考闕事孰大焉正
德己巳臨川吳君顯之起進士冬官郎中出領夔牧視
篆餘慨厥心已顧賊起兩川戎馬騷屑弗暇越壬申林
見素公殲賊殆盡而民汔小康君乃移札十二縣俾咨
訪所當書者以呈聘文士彙次成志將鋟梓屬予序焉
嗚呼夔其有光也夫先是過夔者或問志有無曰無殆
藐夔為陋邦矣繼今閱是志而知吳君此舉衆弛畢張
雲布星列外煜而中動應歛襟而曰有是哉夔也可忽



諸況形勝交會神摩氣盪而偉人迭出焉其志固不止
此人稱吳君興學慎罰節材重彝典而膏澤乎民者良厚
斯足徵矣嗚呼夔其有光也夫故序

全蜀藝文志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全蜀藝文志卷三十二

詳校官內閣中書臣李采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馮士新

謄録監生臣王焜

全蜀藝文志卷三十一　　明　周復俊　編

序

集序

陳氏集序　　唐盧藏用

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返魯迺删詩書（唐書文粹作定禮）述易道而修（陳集作作）春秋數千百年文章粲然可觀者（文粹無者字）也孔子歿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婉麗浮侈之法

行焉漢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為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人唐書文粹無人字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陳集文粹並作於流辭而不顯其後班張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然其遺風餘烈尚有典型宋齊已來文粹作之末蓋顚頽矣逶迤陵頹流靡忘返至於徐庾天之將喪斯文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君名陳集

(作諱)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岷峨之精巫廬之靈則何以生此故有(文粹作其)諫諍之辭則為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則論議之當也國殤之文則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禮之中也至於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遇篇存焉觀其逸足駸駸方將摶扶搖而淩太清獵遺風而薄嵩岱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惜乎湮厄當世道不偶時委骨巴山年

志俱夭故其文未極嗚呼聰明精粹而淪剥貪饕桀驁以顯榮天乎天乎吾始未知夫天焉昔嘗與余有忘形之契四海之内一人而已良友歿矣天其喪予令採其遺文可存者編而次之凡十卷恨不逢作者不得列於詩人之什悲夫故粗論文陳集有之字變而為之序至於王霸之才卓犖之行則存之別傳以繼於終篇云爾

李翰林集序　魏顥

自盤古劃天地天地之氣艮於西南劍門上斷横江下

絕岷峨之曲別為錦川蜀之人無聞則已聞則傑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揚雄降有陳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白本隴西乃放形因家於綿身既生蜀則江山英秀伏羲造書契後文章濫觴者六經六經糟粕離騷糠粃建安七子七子至白中有蘭芳情理宛約詞句妍麗白與古人争長三字九言鬼出神入瞠若乎後耳白久於峨眉與丹丘因持盈法師達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動京師大鵬賦時家藏一本故賓客賀公奇白風骨呼為謫仙

子由是朝廷作歌數百篇上皇豫游名白白時為貴門
邀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成許中書舍人以
張垍讒逐游海岱間年五十餘尚無禄位禄位均常人
横海鶤負天鵬豈池籠榮之顯始名萬炎名炎萬之日
不遠命駕江東訪白游天台還廣陵見之眸子炯然哆
如餓虎或旹束帶風流醞籍曾受道籙於齊有青綺冠帔
一副少任俠手刃數人與友自荆徂揚路亡權窆廻棹
方暑亡友糜潰白收其骨江路而舟又長揖韓荆州延

飲白悞拜韓讓之白曰酒以成禮荆州大悅白始娶於許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於劉劉訣次合於魯一婦人生子曰頗黎終娶於宋間携昭陽金陵之妓迹類謝康樂世號為李東山駿馬美妾所適二千石郊迎飲數斗醉則奴丹砂撫青海波滿堂不爽白宰酒則樂顛平生自負人或為狂白相見泯合有贈之作謂余爾後必著大名於天下無忘老夫與明月奴因盡出其文命顛為集顛今登第豈符言耶觧携明年四

海大盜宗室有潭者白陷焉謫居夜郎罪不至此屢經昭洗朝廷忍白久為長沙汨羅之儔路遠不存否極則泰白宜自寛吾覩白之文義有濟代命然千鈞之弩魏王大瓠用之有時議者奈何以白有叔夜之短儻黄祖過禰晉帝非阮古無其賢所謂仲尼不假蓋於子夏經亂離白章句蕩盡上元末顥於絳偶然得之沈吟累年一字不下今日懷舊援筆成序首以贈顥作顥酬白詩不忘故人也次以大鵬賦古樂府諸篇積薪而録文有

差互者兩舉之白未絕筆吾其再刋付男平津子掌其他事跡存於後序

易龍圖序　宋陳摶

且夫龍馬始負圖出於羲皇之代在太古之先今存已合之位或疑之况更陳其未合之數耶然則何以知之荅曰於仲尼三陳九卦之義探其旨所以知之也况夫天之垂象的如貫珠少有差則不成次序矣故自一至於盈萬皆累累然如絲之於縷也且夫龍圖本合則聖人

不得見其象所以天意先未合而形其象聖人觀象而明其用是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始龍圖之未合也惟五十五數上二十五天數也中貫三五九外包十五盡天三天五天九并五十之用後形一六无位又顯二十四之為用也兹所謂天垂象矣下三十地數也亦分五位皆明五之用也十分而為六形地之象焉六分而幾四象地六不配在上則一不用形二十四在下則六不用亦形二十四後既合也

天一居上為道之宗地六居下為氣之本天三幹地二地四為之用三若在陽則避孤陰在陰則避寡陽大矣哉龍圖之變岐分萬途今略述其梗概焉西蜀宗龕陳摶序

輿地紀勝序　　李𡌴

東陽王象之儀父著輿地紀勝一書甚鉅書成匄余為序且曰吾書收拾天下郡縣山川之精華使人於一寓目之頃而山川俱若效奇於左右以助其筆端取之無

禁用之不竭余告之曰昔昌黎韓公南遷過韶州先從張君使借圖經其詩曰曲江山水聞來久恐不知名訪倍難願借圖經將入界一逢佳處便開看然則天下郡縣山川之精華是真名人志士汲汲所欲知也然所譔圖經類多踈略舛訛失之鄙野多矣必得學者參伍考正而勒為成書然後可據也本朝真宗時翰林學士李宗諤等承詔譔諸道圖經凡一千五百六十六卷今其書存者止十之三四甚可惜也然四方一郡一邑隨所

至亦各有好學之士收攟記識甚備其目一一見於册府纂録最可稱者如唐麗正殿直學士韋述東西兩京新記及本朝龍圖閣直學士宋公敏求長安河南二志尤為該贍精審今儀父所著余雖未睹其全第得首卷所紀行在所以下觀之則知其論次積日而成政非淺淺者蓋其書比李氏圖經則加詳比韋宋所著記志庶幾班焉使人一讀便如身到其地其土俗人才城郭民人與夫風景之美麗名物之繁縟歷代方言之詭異故

老傳記之放紛不出戶庭皆坐而得之嗚呼儀父之用心可謂勤矣然余又嘗語儀父曰古人讀書徃徃止用資以為詩今儀父著書又秖資他人為詩不亦如羅隱所謂徒自苦而為他人作甘乎儀父笑不荅余以是知儀父前所與余言者特寓言耳其意豈止此哉夫昌黎大儒也固嘗云土地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且謂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為大賢君子方欲退而徃學焉意其學也必也窮搩力究洞貫本標非若近世膚末昧陋為

口耳之習姑以眩人夸俗而已是則昌黎道術文章之盛所以名當代而傳後世者非以此乎蓋聞之凡為士者學必貴於博則無以至於約然其大歸必貴於有用則始為不徒學也蕭何從沛公入關先收秦府圖書故因以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之處漢之得天下此亦其大助東方朔劉向皆以多識博極獲備天子訪問為國家辨疑惑豈曰小補其事今見山海經首本朝劉侍讀原父奉使契丹能言古北口松亭柳河道里之迂直以

詰虜相與驚顧差恧卒吐實以告士君子識博至此豈不足以外折四夷之姦心表中國之有人哉是則地里之書至此始為有用之學至若許敬宗之對唐高宗第能明帝丘得名所自遂過眩其長以矜�於人此則為士者之所笑而不道者也然則余之所望於儀父者固以朔向及劉侍讀之事豈但以資他人為詩而已乎前言姑戲耳寶慶丁亥季秋三日

路史別序　　費煇

惲自夷陵抵衡湘有為惲言廬陵有君子曰羅長源智識弘遠所作路史博達該至恨不一日見之以方問族五羊道當縣吉中心幾有星雲之快而猶竊患不偶比屆廬陵何期忽偶紹介得接公於闤闠之外議論槩發間及路史則方錦囊相隨遂獲一覩奇祕然後信所謂五帝之佐無不賢三皇之佐無不聖為不虛語實天下之奇作也豈惟如是而已哉公固自謂我朝之文所尚山谷老泉至於東坡少所甚愛然其發論乃有時而相

似又何邪煇竊論之公之立言遠過賈誼而叙述則在莊馬之間班范而下不論也讀封建之論則知先王之制治觀封禪之論則悟聖人之遺意稽小弁之說而父子兄弟之情親知詩之不主於文讀甘誓之說而君臣上下之義明知書之不主於事稽微子三仁之論而隱顯出處之方立知義理之不浮虛稽吳楚書人之說而尊畀内外之分申知春秋之不褒貶至於祝融論樂之作則直與樂記齊上下所謂西漢文章能以文叙事者

優為之矣嗟乎不觀論語聖賢之進退無以識三皇五帝之道髙不觀路史變故之紛沓無以見三皇五帝之道大使遂行之不惟得管窺甌舉之徒不敢妄述而裒褐談禪之士亦不敢以誕矣向使漢儒有知伊周非攝之論則無莽卓之禍知大蘗非職之說則無曹馬之禍若齊梁有此書則佛老不張唐室有此書則藩鎮不强五代而有此書則十國不狂靖康而有此書則廟社不墟習而讀之固足使亂臣賊子之知懼而可以國家長

久禍亂不作矣實五經之鼔吹而諸子之權衡也竊又評之立蕭曹勲業易作羅氏路史難路史之功固不在於禹下煇之孱微無高銜大具以邀重於人言之有不足信然昔人謂文章自有公議而公亦謂杜甫非詩人識者知公此語則知路史矣丙申六月十五日西蜀費煇序

黄帝素問靈樞集註序

史崧

昔黄帝作内經十八卷靈樞九卷素問九卷廼其數為

世所奉行唯素問耳越人得其一二而述難經皇甫謐次而為甲乙諸家之後悉自此始其間或有得失未可為後世法則謂如南陽活人書稱欬逆者噦也謹按靈樞曰經所言節者神氣之所遊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又曰神氣者正氣也神氣之所遊行出入者流注也井滎輸經合者本輸也舉而並之則知相去不啻天壤之異但恨靈樞不傳久矣世莫能究夫為醫者在讀醫書耳讀而不能為醫者有矣未有不讀而能為醫者也

不讀醫書又非世業殺人尤毒於挺刃是故古人有言曰為人子而不讀醫書猶為不孝也僕本庸昧自髫迄壯潛心斯道頗涉其理輙不自揣參對諸書再行校正家藏舊本靈樞九卷共八十一篇增修音釋附於卷末勒為二十四卷庶使好生之人開卷易明了無差別除已具狀經所屬申明外准府指揮依條申達轉運司選官詳定具書送祕書省國子監今崧專訪請名醫更乞參詳免誤將來利益無窮功實有自時紹興乙亥仲夏

二江先生文集序

馬涓

二江先生者宋公承之也宋氏簪笏蟬聯為蜀著姓成都屬邑曰雙流者先生所居也左思賦曰帶二江之雙流故士人以二江先生呼之先生天才絕人結髮稱奇童比游場屋則雋譽日出逼人一時輩流望其鋒却避不敢前聞先生充舉首則曰允當無異詞既筮仕隨牒州縣上官歆艷其名爭誘以事有盤錯肯綮處須先生為

決之皆明徹平允朝廷倚辦常兼數職囊印座右纍纍
然人憫其賢勞而先生撥遣暇豫未嘗失簡編筆研吟
諷度日常曰世間樂孰與此樂吾將終身焉當元祐六
年先生為南省郎涓以晚輩始預賓客之末逮涓從事
秦亭而先生持節來於是獲從長者游以信宿不見為
間濶樽酒雍容每聞先生片語隻句如窺豹一斑嘗鼎
一臠固願熟觀飫賜而不可但知舉警策以驚詫未聞
者今先生之殁二十有七年矣始見先生文集玩味尋

思欲罷不能蓋嘗廢卷而論之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孟子之言固有自然為文者何獨不然先生博學而精擇者也其學之博猶採薪者之見一芥掇之見青葱拔之故於書無所不讀諸子雜說或出入於聖域者猶兾有得於萬一其擇之精猶齊王之食雞其蹠須數十雞而後足其所蘊蓄涵釀汪汪乎胸中殆不發不已故下筆輙不休筆端駁沓落紙者皆可詠詠成文鈎章棘句軋軋如抽而

後為文也有本者如是豈虚語哉若夫稽往古之是非究當時之利病上以縫補於廷議下以斟酌於風謡此先生之文見於祖述憲章可以維持吾道者也翰寫胸抱形摹物象較重輕於錙銖娩宫羽於清濁此先生應時之文以靡麗為工者也訓詁深嚴字畫奇崛體商周之盤誥追堯舜之碑碣此先生高古之文以簡潔為法者也至於讌笑間稗官小說旁搜俯拾附益談業此又文之餘事也淵淵其深渾渾其醇舒徐衍溢而不流激

昂蹈厲而不怒遠之則有稽近之則不誣嗚呼其文之雄乎自昔論文者晉有陸士衡之說曰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後之論文者無以加此觀先生之文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唐裴延翰有言文章與政通風俗以文移每味此語則益知文之有用於世自非小補而先生之文秖藏於家第為子孫寶祕閱習而不克大流布於時此平日士論之所惜者今既成集可以傳諸無窮故輒叙其梗概庶知音者得以覽其詳焉凡歌行詩

賦時議經義論策表啓書序紀誌及襍述總若干首第為十六卷皆先生之子宏父手自編次宏父博達豪邁克嗣家風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後之人欲知先生父子之懿當以是觀之先生之捐館舍也涓嘗為其行狀以告諸誌墓者故先生之世系官爵與其平生出處皆載於墓誌副以碑表謚議粲然可攷附於文集之後此不復書

王君禮詩文集序

楊天惠

余家弟元符頃與成都王君同佐宕渠縣君於家弟丈人行也家弟以父執事之君家視弟則輩流如也家弟嘗論君近世遺直老氣鯁固危冠淳古遇不可於意雖敵以上必盡言拄之不以一毫假人人有不受無敢牾儻野唯稍引去以故與世聱牙寡合由宕渠歷貲中再不得意輙致其事而歸家弟言如此余肅然心憚之去年冬有跨巴馬從野僮徑造余庭自持刺大言我王某也余驚起迎置右座問何自來君言聞子名久

特來耳余為設薄具留之留信宿别去後若干月命其子奉平生詩文若干篇授余曰將序以為謁余拜受卒業曰君於詩文深矣體裁質實如其為人而懿詞强句間足自立讀者如若難㝡已乃愔愔有前輩家風味葢學之祖騷而宗選旁出於傳記故兒時已自能賦有州里名既而落魄無所就日與羣輩處晚年詩多出白語斵於曉流俗不以鐫琢為工於是君老矣葢未始求人人亦無求之者而獨有求於余顧余何足以求哉凡

其所知姑識於此

代作集府尹石刻序　　楊天惠

公頃繇長安遷尹成都卷燮理之具鎮臨外屏回經緯之文設飾行臺如釃河渠以溉尋咫如峙泰岱以出膚寸以故倡治有餘日而賦政無遺功間建羽旄俔同民樂或徙玉帳旁合賓好至於酒酣樂作意氣逸發徹饔綫帶風味餘美輒布善紙臨素壁遊戲翰墨之娱以志燕喜之適凡為詩文題紀若干可謂盛也而巨刻細劖光明

磊落上與參墟交輝下與雲山增重蓋公以代言之餘流而為文以賡歌之緒別而為詩又以詩文之衍溢而為書故銀鈎玉畫世多有之而西南特為富於是搢紳耆儁識藻火之為美也過者必肅山祇瀆鬼仰珪璧之為珎也護之唯謹其竊亦博購而寶蓄之得三十帙將以其一獻諸公路仰備覽觀而取其副藏諸名山以貽子孫焉且某聞之欲考盛德者必於去焉觀之昔者周公去東山而赤舄所履詠歌無射召伯去南國而甘棠所茇

愛思不忘人心同然異世脗合今公道徳之光仁義之澤所以被蜀土者與東山南國無異而英詞偉績金石之傳所以遺吾人者亦與赤舄甘棠何以異然以星紀數易閏餘幾更遡瞻巖廊邈在雲漢顧其也無文獨不能效比興之末技寫父兄之遐思乃徒撫奇蹤奉珍笥日與田夫野老雜沓頌歎於玉壘之北此其所以課誦不避而遺恨亡窮也公開府以其年甲子還朝以其年已巳入禁林升丞弼邁種方隆福禄未央

鶴山師友雅言序　　游侶

鶴山公以高明俊偉之姿刻意於學不肯隨聲接響躡陳駕虚如求驪龍之珠必下九淵而親攬之乃已故其議論窮極根柢多異乎人匪求異人實能得衆人之所未得也尚憶嘉定十有四載余方家居公致之潼川郡齋同諸友讀易徧攷舊說切磋究之一日言前輩賦雪詩欲為人所未嘗道者今觀其語亦豈人說所不能道若周濂溪無極太極乃前無古人耳余因及往歲侍後

溪先生先生謂劉侍郎招美勸閲注疏以為不先此而立論恐徒髙明而不實公深然之及公在渠陽大肆其力於經如注疏率三四讀且鈔成編其是若非博考詳說所蓄既厚厥見孔明晚歲披幽抉微掊妄扶正一話之出世疎未聞税君巽父輯為雅言大略可睹然公之再入勸誦金華嘗過余語今日進講至易之泰吾從旁奏内君子外小人固為泰也第在外而心腹是寄不為外在内而情意不親不為内余擊節稱歎公亦自得今

巽父乃不及記則其胸奇之藴未暇遍以語人者亦多矣嗚呼使天假之年而巽父輩終身左右隨聞必録則所以私淑後人者又可勝計哉嘉熙三年十月朔南充游侶序

鶴山師友雅言序

税與權

予登鶴山先生之門蓋歷二紀以先生出入中外間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每一見則所聞輒一超絶及先生迈自南遷起家鎮瀘予執經從之相携入京登省

府視事洎賜環奉藩以乞夢奠湖海往來永日清夜瞻

前忽後先生非聖之書不讀多發先儒所未言昉於甲

午夏以浹丁酉春隨所得録之反復玩索如入武庫如

游寶藏如登喬嶽以觀天下斯所謂仰彌高而鑽彌堅

者嗚呼以予四閱寒暑凡所逮聞如此其富則二三子

久相從游而不離左右者又可想而知哉昔嘗見先生

移書蒙齋袁侍郎云某於六經名數文義重下頓工的

然見古人所志所學歴戰國暴秦以後無傳焉極於五

胡之亂影滅跡絶其間豈無經生學士各隨才分有所建立然騖於高遠者惟欲直指徑造以步步而行字字而講者為卑近者則又以區區記誦小小辭章為學問之極功所謂合內外貫精粗者百數十年間始有人講尋以發漢唐之所未講又若於實未有所見者勦說雷同為聲利計以病吾道方欲通古今為一書使之有志於道者猶可推原尋流而學未能信不敢容易下筆也嗚呼先生此志未酬而天奪之矣豈不為千載之恨

用備録師言揭諸篇端以著先生之志亦因識吾儕小人後死者之悲有宋嘉熙歲在鶉火辰會大火門人巴郡税與權掩袂書於武林之孤山

周易折衷序

元趙采

易該象數理未作之前其體因象數而立既作之後其理因象數而顯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河圖洛書為天地自然之文象數之大原也二圖之象皆九位故伏羲則之畫為長短之九畫成乾坤二卦之小成

由乾坤而八卦八卦而六十四卦以左右交互而觀則兩卦得十八畫二九也是為先天圖邵子所謂交易之易也文王則之變伏羲之卦次分上下之二經上卦三十下經三十四以一反一覆而觀除八正卦外五十六卦只成二十八卦上經得十八卦下經亦得十八卦二九也是為後天易程子所謂變易之易也或曰伏羲既因象推數而作先天交易之易矣文王又因象推數而作後天變易之易何哉大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夫子蓋謂文王當殷末世憂患而興此易也咼爲見其憂患今觀後天反對卦如泰反爲否剝反爲復晉反爲明夷夬反爲姤既濟反爲未濟舉一二以類推則文王實憂慮天下後世隂陽禍福之相爲倚伏治亂安危之相爲消長君子小人之相爲進退只在一反覆間故示人以用九扶陽而抑隂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爲轉移造化之機此上下經所以皆寓用九之意豈出于聖人之智巧皆倚天地自然之象而加

一倍焉耳自古聖王之致治皆用九如舜命九官禹之九功九叙九歌是已是以周公作爻辭于乾卦首發用九之義夫子翼之曰天德不可為首也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於九曰天則其可過哉過則其亢矣又於大傳三陳九卦以明文王處憂患之道上經取三卦而陳之用一九也下經取六卦而陳之用二九也此夫子因數推理而作十翼也嗚呼易更三聖而象數義理始備自夫子歿千數百年論易者各據

已見泥象數者流於詭怪說義理者淪於空寂而聖人憂患作易之旨昧矣至宋有康節邵子推明伏羲文王之卦畫而象數之學著有伊川程子推衍夫子之意而卦畫之理明洎武夷朱文公作本義釐正上下經十翼而還其舊作啓蒙本邵子而發先天雖本義專主卜筮然於門人問荅又以為易中先儒舊說皆不可廢但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類未及致思耳故愚以為今時學者之讀易當由邵程朱三先生之說泝而上之以會羲

文周孔之心庶幾可與言易矣然卲子無易觧其說僅見於觀物篇故愚是集以程朱傳義為主而附以鄙見閒亦竊取先儒象數變互以資發明雖然俗士口易賢人體易聖人忘易孟子著書未甞及易卲子以為易道存焉且以為善用易人能用易是為知易嗚呼韋編三絶企東家之無過蠹簡百年慨西伯之有憂愚雖衰老願就有道而正焉後學潼川趙采德亮謹序

運氣新書序　　前人

天地陰陽之運往過來續木火土金水始終終始如環斯循六氣相生之序也歲氣起於子中盡於子中故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子午之歲始冬至燥金三十日然後禪于寒水以至相火日各六十者五而小雪以後其日三十復終于燥金丑未之歲始冬至寒水三十日然後禪于風木以至燥金日各六十者五而小雪以後其日三十復終于寒水寅申以下皆然如是六十年至千萬年氣序相生而無間非小寒之末無所于授大

寒之末無所于授大寒之初無所于承隔越一氣不相接續而截自大寒為次年初氣之首也此造化之妙經祕而未發啓玄子闕而未言近代楊子建昉推而得之夫醫家運氣之說惟陰陽大論七篇具存而啓玄子取以補内經醫流之究竟及此者葢鮮鄧焱景文貫通儒書精專醫伎純厚謹審而篤於學演繹七論條分類别目曰運氣新書經文註義采拾靡遺凡著書欲以明氣運者未有能若是賅且悉也予又因楊氏所推特表古

聖先賢未發未言之奥於其篇端鄧氏此書之行於世也可無毫髪遺漏矣

莊子正義序　　前人

莊子内聖外王之學洞徹天人遭世沉濁而放言滑稽以玩世其為人固不易知而其為書亦未易知也魏晉以来註釋奚翅數十雖淺深高下不同大抵以己見説莊子非以莊子説莊子也錢大中蜀産也澹然樸素好南華經閧清江道士杜充符有唐劒南道士

文如海南華正義命其徒徑往繕寫以歸如獲珎器近以示予予嘉文氏方外之人乃能獨矯郭氏玄虛之失而欲明莊子經世之用噫不可謂拔乎儔類者哉昔在天寶間玄宗蓋嘗賜見正義十卷宋太平興國八年成都道士任奉古録諸木而世不傳講師將為重刻故叙其所以得書之由若夫得意忘言爽然四解進進乎南華真人之逍遥遊師其自知之

六經補注序　　吴澄

先聖王之教士也以詩書禮樂為四術易者占筮之繇辭春秋者侯國之史記自夫子贊易修春秋之後學者始以易春秋合先王教士之四術而為六經經焚於秦而易獨存經出於漢而樂獨亡幸而未亡者若書若禮往往殘缺惟詩與春秋稍完而已漢儒專門傳授守其師說不為無功於經而聖人之意則未大明於世也魏晉而唐注義漸廣至宋諸儒而經學之盛極矣程子之易立言幾與先聖並然自為一書則可非可以經注論若

論經注則朱氏詩集傳之外俱不能無遺憾也後儒於其既精既當者或未能嚼味其所可取則於其未精未當者又豈人人而能推索其所未至哉予嘗於此重有慨焉而可與者甚鮮也蜀儒黄澤楚望貧而力學往年初識之於筠今年再遇之於江讀易詩書春秋及周官禮記悉欲為之補注補注之書未成而各經先有辯釋宏綱要義昭揭其大而不遺其小究竟謹審灼有真見先儒舊說可從者拳拳尊信不敢輕肆臆說以相是非

用功深用意厚以予所見明經之士未有能及之者也晚年見此寧不為之大快乎楚望不輕以示人而德化縣令王君乃為鋟梓以傳予歎美之不足因以諗於學者蓋於諸經沉潛反覆然後知其用功之不易用意之不苟云

事韻擷英序　　前人

昔歐陽公蘇老泉王荊國諸人以黯然銷魂惟別而已八字分韻賦詩送裴吳江蘇得而字其詩云談詩究乎

而荆國就席擬賦二篇一曰風作鱗之而一曰兩忘我與而滿座駭服宋以前和詩和意不和韻至荆國東坡黃山谷並以用韻奇險為工蓋其胸中蟠萬卷書隨取隨有愈出愈巧故得以相矜尚也倘記覽之博不及前賢則不能不資於檢閱於是有詩韻等書然其間往往陳腐用之不足起人意江州路教授西蜀張壽翁所編事韻擷英削去陳腐之字而皆奇險之韻荆國嘗謂晏元獻公用事的切後見其類藁乃知其有自來纂輯之

書亦不為無功也壽翁此編可為賦詩用韻之助其功不既多矣乎置一㠝則人人皆用奇險之韻何異於王蘇黄三鉅公也哉

篆書序　　前人

秦隸興而篆書廢漢四百年莫有能者觀於漢代碑刻可見矣三國六朝間亦無聞焉唐三百年李當塗一人而已自秦丞相逮於宋初葢千年僅有徐騎省以能繼當塗自許何斯學之寥寥也宋人能篆書者頗多於唐

蜀魏文靖公至今為人所稱陳伯英魏公鄉人也游藝之暇及此所書千文體整潔真可上希文靖者夫陳之先世少師公于蘇文忠公如大父行參政公當宋而渡之際以詩名家咸淳季年別院省試春秋第一人伯英季父也一家文學之傳不絶伯英名瑛受朝命為郡教授

鶴山雅言序

魏文夔

伏惟先高祖秦國文靖公事宋穆陵以正學直道任斯

文之寄天下不敢以官氏而稱之曰鶴山先生休光懿德概可想見矣立言垂訓以私淑後人者有九經要義鶴山大全集易集義此三書昔刋于徽之學官已行於世其他如周禮折衷經史雜抄觀物經世說與夫門人所記師友雅言等篇尚藏於家近吳郡金伯祥父即文所藏雅言命子鏐繕寫鋟刻諸梓以廣其傳俾宗族鄉黨咸與觀焉何其幸歟是則前輩之紀聞伯祥之好義同為不朽云時至正二十四年龍集甲辰夏五月甲子

朔六世孫文彝百拜謹識

釋奠儀注序

張頍

禮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禮書殘缺釋奠釋菜名義徒存儀文無可考者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朱文公謂政和新儀差錯獨於開元禮有取申明至於再三竟格不下身沒之後郡邑放而行之能通其義者尠矣中原文物肇開四方取則舍魯奚適闕里昔罹兵革宮室荆榛蓋二十年牲殺器皿衣服不備勢使然

也而儀章度數固多可議者象設非古也開元禮猶云設席是無象也高臺巍坐而席地之禮不可見帶劍秦漢冠服之飾也開元禮朝會猶有解劍之席冕服挾劍未之有聞二者之失所從來久矣神位西坐東向尸位也配位東坐西向主人位也自尸禮廢禮家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立神以配而為主焉開元以後遷神位南面配位猶故也進顏孟南向參列如浮圖老子宮者孔氏祖庭廣記謂金大定四十年

所行何所稽乎楹間兩階五齊三酒以四代之器爲備物之享也列數瓦缶果爲何説尸尊不就洗禮也登罍爵于牀洗者以尸尊自居犧象不錯諸地主人遂不坐實爵簡亦甚矣幣之未薦實諸神位之左示不敢褻陳之階庭與主人俱升則不嚴矣葢事由草創未之講也予典教於茲思有以正之顧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而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乃取朱文公所考訂自儀禮開元禮而下裒爲一編命學徒肄習且與講説義數使之入耳會

心既知義理之安將不期改而自改併附社稷風雨雷之祀庶幾好禮者有取焉抑禮有本有文是書所載文也習禮之士因文而究其本知交於神明不徒籩豆之事徽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則可謂知禮矣若夫器樂冠服之度則又博採諸家之說從其是者訂其失者與此編并藏孔氏俾後來之文獻有足徵云

草書集韻序　　明惠園

予於國政之暇必草書三五幅以暢其情恒以淳化石

刻歷代名臣法帖以師以效我獻祖開國於蜀不貴金玉所寶者惟聖賢經籍也自經史以下文章翰墨俱收蓄於内閣一日忽覽書目見有草書集韻取而披閱因字類以知四聲之韻因韻語以識諸家之體如漢宣帝魏少帝以鍾繇羲之過庭伯機等書體勢無不全備然後知草書之源流古人之變化由其形跡而得乎心法之妙矣惜乎久歷年歲苦於蠹魚於是命工重繡於梓以永其傳俾後之學草書者有所取法也是為序

全蜀藝文志卷三十一